

军民共同抗日的牛尾巴山之战

吴昌荣 吴舟

红色印记

牛尾巴山位于麻山镇汶泉村南，与白竺村北的牛头山一脉相承。1944年6月22日，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一个团，奉命防守牛尾巴山一线。

由麻山进攻我军阵地之日军步兵千余人，配山炮兵、骑兵各一中队，于6月23日到达汶泉。从美田桥入之另一股敌人，其先头部队约300人由横岗、经苏坊、船形，占领大坪一线山头，企图从牛尾巴山侧后堵截围攻我军，与汶泉方向之敌形成合击之势。

日军修好战壕后，只留少数据守阵地，大部分在附近之风车地休息。当地农民童金连发现日军隐蔽于风车地，连忙向茶梓山守军报告。农民郭金生曾在此地打猎，自告奋勇当向导。我军摸黑赶上风车地边缘，机枪、冲锋枪一齐向熟睡中的日军扫射，日军大部分当场被打死，幸存的与在别处睡觉的日军立即进行反击，打了1个多小时，我军乘胜撤离。6月24日，我军为拔除背后的“钉子”，强攻大坪，两退两进，终于将敌人赶下阵地。

6月25日，正好是端午节。诡诈的敌人从正面强攻不下阵地，便兵分四路：一支从大西冲东进，攻贾家寨；一支从斜塘、将交冲西进，攻贾家寨、九丘坳；一支从周家源向东北进，越五百门攻八伏排及城塘坳，并东攻灯盏墩；正面之敌仍向黄狮坪、茶园南攻贾家寨，仍以少数兵力佯攻杨梅岭。下午二点左右，敌军各路人马陆续到达阵前，发起攻击，火力空前猛烈。

周家源之敌进入五百门山谷中，被我军猛烈火力射击，死伤数十人，敌后续部队直逼八伏排。我军居高临下，待敌人进入隘路，机枪、步枪一齐射击，数十名敌人无一生还。进攻九丘坳之敌已登上九丘坪，被九丘坳守军打死数十人。这时，灯盏墩也已进入战斗紧张阶段，如果不将敌人消灭，牛尾巴山一线守军将陷入敌人前后夹击之中。

非遗故事

三江侗族琵琶歌 唱响侗乡好生活

新华社记者卢婵婷

侗寨鼓楼，歌声四溢，白天采茶归来的妇女围坐在一起，弹起琵琶唱起歌。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近年来掀起侗族琵琶歌学习热潮，大街小巷、茶园果林、鼓楼风雨桥，不时可见弹唱侗族琵琶歌的人。

侗族琵琶歌是流行于贵州、广西、湖南侗族居住地区的传统音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49岁的杨龚是三江县侗族琵琶歌传承人，家住林溪镇冠洞村冠小屯的他，从2020年开始在冠小屯鼓楼里开班教授侗族琵琶歌传唱技艺。

“以前村里只有一些老人会弹琵琶，为了传承好我们的侗族文化，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学。”村里的学员杨玉云说。关于侗族琵琶歌，有着许多浪漫而唯美的解读。相传琵琶是侗族青年男女“行歌坐夜”必不可少的乐器，皎洁月光下、灯火阑珊处，情歌对唱……

后来传统的婚恋方式慢慢改变，抒情琵琶歌几乎失去生存的空间。一段时间，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侗乡里传唱琵琶歌的人越来越少。

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学弹琵琶，侗族琵琶歌培训班开课了，冠洞村许多村民走进鼓楼，从零开始跟着杨龚学琵琶。杨龚说，侗族琵琶只有4根弦，简单易上手，一学就会，这也是侗族琵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侗族琵琶歌是侗族人民生活劳动中创造出的艺术瑰宝，老人们把弹唱侗族琵琶歌当作教育后代的法宝，歌词涵盖了侗族文化历史、神话传说、婚恋情爱、风尚习俗等。

侗族原没有本民族文字，琵琶歌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下来。作为侗族琵琶歌传承人，杨龚近年来走访了数十个村屯，收集整理流传于民间的琵琶歌，许多濒临失传的老歌得以保存下来。

一次，杨龚来到八旬老人石均能家，老人得知杨龚的来意，激动地用颤巍巍的手写下

从莲花打锡说非遗传承保护

叶书麟

质，故成为普通百姓的家用首选，也是民间婚嫁、乔迁新居的必备器物。其造型和图案均体现了当地的风俗和民族特色，如象征美满幸福的游龙戏凤、展现古朴素雅的流水高山、寓意福寿呈祥的松鹤延年、展示本土风采的山名胜景等。

莲花打锡工具虽然简单，但工艺却非常讲究。造型各异的锡器，仅靠剪子、锉子、锤子、量尺等简单工具，经溶、画、剪、打、锉、焊等多个工艺，通过选料、溶锡、制模、浇铸、出料(脱模)、画墨、开剪、规圆、焊接、锉脚、剔肚、出料嘴、焊接、吊底、上车(抛光)、上嘴、试水、质检18道工序，故民间有“三分打，七分磨”之说。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锡雕(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人刘建强是路口镇街头村人，他祖上四代从事打锡，第四代传承人是他父亲刘树仁。刘树仁曾是路口有名的锡匠，一辈子以打锡为生。1967年出生的刘建强，初中毕业后师从父亲学打锡，先是走村串户打锡，后在家开办锡艺作坊。

刘建强在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锡雕(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人刘建强是路口镇街头村人，他祖上四代从事打锡，第四代传承人是他父亲刘树仁。刘树仁曾是路口有名的锡匠，一辈子以打锡为生。1967年出生的刘建强，初中毕业后师从父亲学打锡，先是走村串户打锡，后在家开办锡艺作坊。

如今，打锡人已不需要再挑担下乡，他们都有了汽车或摩托车，附近各县、乡镇都留有了他们的电话，只需要等电话联系即开车前往签订合同和送货。尽管如今已经不再需要唱着《打锡歌》下乡串户揽生计，但刘建强脑子里的《打锡歌》却永远在奏响：

匠：打锡么？
嫂：锡匠师傅呀刘师傅，你是江西哪一府？
匠：你问得清来我讲得明，我是江西莲花厅。

嫂：哥哥还哇到龙泉(哇)，龙泉(个)万安呀庐陵县。你龙泉万安都到过，你有到庐陵与泰和？
匠：古庐陵呀与泰和，滚滚龙泉就弯安福。我走吉水(嘞)到永丰，又过宁冈就走永新……

二是先后收徒7人，并动员儿子刘少忠回家学习打锡传统工艺，成为刘氏打锡第六代传人，也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人；三是建立了“锡雕(莲花打锡)”传承制作工坊，并以制作工坊为基础成立了“莲花打锡传承保护基地”。

四是受聘于江西省路溪锡艺发展有限公司，定期进行业务指导，推动了非遗保护和非遗开发利用；五是热衷于非遗事业，积极参加各级各类非遗宣传与展示。

本期主讲人简介：叶书麟，经开区硃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戏曲学研究会会员、中国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研究员，已创作出版文学和地方文化著作多部。



2014年12月，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公布，我市“锡雕(莲花打锡)”入选。2018年5月，莲花县路口镇街头村村民刘建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锡雕(莲花打锡)”代表性传承人。

锡为原料，用手工制作各种生活、祭祀器皿。据《莲花县志》记载，街头村、庙背村的锡匠居各行业之首，几乎家家户户会打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路口镇的锡匠仍有300余人，当时的街头村，一条老街就汇聚了80余户经营锡制品的商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经常能看到货担即各种锡制品带到江西各地售卖。进入21世纪后，街头、庙背村仍有50多名锡匠活跃在打锡行业。

莲花锡器含锡量高，从古至今皆用99%的纯锡打造，硬度大、抗氧化。既具备银器的清亮质朴，又享有青铜器的凝重典雅。光洁程度、耐磨程度在国际同行业中遥遥领先。由于其较金银价廉，而且还具有“盛水水清甜，储酒酒甘醇，贮茶色不变，插花花长久”的特点。

莲花路口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山多地少，打锡曾是村民的主要谋生手段。莲花打锡是以



“方寸戏台”扎根山乡

5平方米的戏台上，启新木偶剧团的演员提着木偶又说又唱，台下观众连声叫好。在江西省广昌县塘坊镇，这支由当地农民艺人组成的草根木偶剧团长年活跃于赣闽交界山区。他们忙时下田，闲时登台，为农村群众送去欢声笑语。

广昌塘坊木偶戏是由艺人操作木偶表演故事的一种戏曲形式，已传承上千年，至今保留着《胭脂雪》《满堂福》等30多个传统剧目，于2013年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997年，塘坊木偶戏农民艺人谢帮银联系几个同乡戏友组建启新木偶剧团。逢年过节，家有喜事，周边的乡村都会邀请剧团表演。

田野、广场、祠堂，木偶剧团走到哪，戏台就扎在哪。25年来，剧团已演出3500余场。小小“方寸戏台”一直扎根于山乡田野，让传统非遗文化在农村传承发展。塘坊木偶剧团也在创排新的剧目和表演形式，谢帮银说，只要乡亲们喜欢，我们就一直演下去。(新华社记者万象 摄)

青松承志千秋颂

宋海峰 王倩

雨后初霁，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赣闽交界处蛤蟆岭的深沟巨壑，峰岭间飘着轻纱一般的薄雾，“共和国摇篮第一乡”叶坪乡的华屋村就隐在这云雾里。

如果不到华屋村，我不知道这个小山村流传着17棵“信念树”这样动人的故事。沾着浓浓的雾水，爬上华屋村后的蛤蟆岭。抬头仰望，岭上树木繁茂，17棵青松顶天立地，直指苍穹。17棵青松的树干上，都悬挂着一块小木牌，木牌上都用红漆写着一位烈士的名字。

上世纪20年代后期，红军来到赣南，革命浪潮席卷赣南大地。华屋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才是人民大众的救星。

1930年一个秋夜，华屋村一盏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叫华质彬的后生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的一笔一划写下：我们参加了红军，要去为穷苦百姓打天下了！

望着华质彬写在墙壁上的字，一个叫华钦梁的中年人压低声音道：“我们3人参加了红军，马上就要离开这片熟悉的土地，这一去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更不知道是否能够活着回来，但我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

华钦梁话音未落，一个名叫华钦材的后生眉一扬，大声嚷道：“我们去村后的蛤蟆岭上，每人栽一棵松树，万一‘光荣’了，树还在，见树如见人啊！如何？”

华钦材眼神热切。华钦梁、华质彬异口同声地附和：“就这么办！”第二天一大早，3人爬上蛤蟆岭，边栽树边约定，革命胜利后，要一起还乡，回报父老乡亲。如果3人中有人“光荣”了，没牺牲的人不仅要为阵亡的兄弟孝亲敬老，还要照顾好这几棵松树。

前来围观的村里人不解地问道：“三个伢崽，你们种树为个甚？”3人异口同声说：“我们每人栽一棵松树，是为了表达坚信革命必胜的决心。”村里人朝他们竖起大拇指：“是的是的，我们会好好照顾松树的，等着你们胜利归来。”

“以后咱们华屋人参加红军，入伍前每人在村后山坡上栽一棵松树，就算是留下的根！”华质彬提议道。“要得，要得。”在乡亲们热烈的掌声中，此议一致通过。

信仰是一束光，一束永恒的光，它吸引和引导坚信它的华屋人走向光明。90多年前，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

连接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发展到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30万，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1方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西撤。在战略转移前夕，中央苏区各部门进行紧急动员“扩红”，征集新兵充实红军。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在扩红队的呐喊、山歌声中，这片红土地上，村村寨寨，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景象比比皆是。这其中，就包括继华钦梁等3人后又参加红军的华屋村14名青壮年。

伫立在一棵又一棵“信念树”下，一个疑问萦绕在我心间，面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严峻形势，是什么力量让百姓争先恐后送亲人当红军，铁了心跟党走？

仰望“信念树”，我在历史的时空隧道里，与华屋村17位英烈对话。他们告诉我答案，共产党是“自家的党，老百姓的党”。共产党重新分配了土地，取消了一切不合理租税，跟共产党走，好日子在后头。

那天天刚蒙蒙亮，村里14名报名参军入伍的青壮年，扛着锄头、铁锹上山挖坑栽树。他们说，栽下松树，就是要坚

信，无论自己能否活着回来，四季常青的松树一定会见证革命的胜利；即使他们牺牲了，苍翠挺拔的青松也一定会替自己守护家园、荫泽后人。

仰望“信念树”，我想起了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的感言：“你看它无论在严寒霜雪中和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

我想，华屋村17位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不就犹如坚韧有节气的松树吗？你看，在当年革命形势那么严峻的形势下，明知参加革命就意味着牺牲，但他们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义无反顾报名入伍。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如巍峨的青松，屹立不倒，不屈不挠。

17棵青松中，有两棵树紧紧靠在一起，枝叶缠绕，就像两个人心手相牵。村民说，这是“兄弟树”。

村民华崇祁说，这是他父亲华钦材和叔叔华钦梁栽种的。在父亲离家出征一个月后出生的华崇祁说，小时候，他常问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妈妈每次回答，你爸爸去参军了，你要是想爸爸，去蛤蟆岭看看你爸爸栽的那棵松树，就看到了你爸爸。